

习近平家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

《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31日)

家视界

一些社会机构“变脸”,一些网红家长入行,职业培训与资格认定混乱……

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化机制亟待建立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前不久,向来注重家庭教育的王女士加入了某高校举办的家庭教育特训营。训练营助教老师告诉她,只要在线上免费听取5节家庭教育课程,并晒出课堂笔记,就能以3980元的优惠价格报名原价12980元的某高校家庭教育指导师正式课,完课后即使是零基础也能轻松通过考试,拿到某高校颁发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门槛这么低,那职业认可度、服务质量有保证吗?”王女士不禁在心里对这个群体打了个问号。

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师资队伍初现规模。但由于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职业属性、职业标准、监管主体及培养、考核办法等尚未明确规范,导致现有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制约指导服务效果。对此,受访从业者和专家均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表示,要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纳入职业化管理范畴,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为专业基础指导开展家庭教育服务,势在必行。

考证乱象下“公益”变“生意”

“夸孩子努力、不夸孩子聪明”“好成绩不过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成果”……5节家庭教育课程听下来,王女士感觉确有受益,尤其是掌握到了亲子沟通的技巧。但接下来,无意报名考证的王女士却遭到助教老师的报名“连环催”。助教老师频繁强调的“无学历要求”“两周拿证”“薪资好、好就业”等销售话术,让王女士不由对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一行业的专业性心生质疑。遗憾的是,王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不少家长认为这类培训正成为一门新兴的“生意”。

近日,记者以家长身份联系上该助教老师,他也“卖力”地推荐起课程。并称“之前报名的同学,通过推荐工作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赚回学费”。

“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是否真的这么有“含金量”?北京市东城区管家堡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心理师李萌的答案是否定的。李萌曾面试过很多家庭教育指导师,但应聘者均让她感觉差强人意。她发现,虽然应聘者人手一证,但对对方掌握的相关知识比较片面,缺乏对大量实践的总结归纳,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和水平远远不够。

针对广告所宣传的高薪资,李萌也坦言,目前家庭教育咨询费市场价在150~500元之间,但大多数家长并没有“为家庭教育付费”的意愿。她所在研究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益方式,依托社区为居民提供免费指导服务。也正因此,“很多家庭教育指导师可能持证也找不到服务对象,只能依托机构从事公益服务。”李萌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部副主任、研究员洪明指出,目前,我国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机构中以兼职人员为主(45%),专职为辅(43.6%),仅有15.8%的被聘用者接受过专业训练,指导者专业素养参差不齐。

正是由于缺乏权威的(专业)标准,职业培训与资格认定极为混乱。“许多培训机构本身都不具有正规教育资质。在开设的培训课程中,总体上缺乏顶层设计,系统性、科学性、严谨性和课时严重不足,有的参加几天培训就“结业”了。”洪明认为,如此“出炉”的指导师,难以保证其服务质量。

家长需求与职业理想分析

近年来,随着广大父母对家庭教育的意识和重视不断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师逐渐走进家长视野,活跃在学校、社区、社群、互联网中。

如何看待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行业前景?家长的认可度和配合度怎样?李萌有切身的体会。

2012年,李萌进入北京某小学执教并担任班主任一职。每逢家长会、家长课堂,她都有意识地指导家长如何做好家校配合、家庭教育,一段时间后她发现,“我们班的孩子成长速度特别快,我们班一直是优秀班集体”,孩子们的表现

让她明确了:“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是重要且有效的”。

有了孩子后,李萌更加深了将家庭教育作为工作重心的念头。2015年,她辞职创办鸿睿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希望能帮助更多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减少育儿焦虑,提高家庭幸福指数。

6年来,李萌深感,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和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态度,已从最初的意识薄弱、需要机构“请进来”,逐渐变为当前的关注重视、“有需要走进来”,这种变化离不开社会环境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与促进。但通过总结依托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实践情况,李萌发现:“家长来不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资质是否权威,以及提供的课程内容是否符合家长需求。”

李萌介绍,“很多家长只聚焦在‘如何提高孩子成绩’上。比如我们开展‘如何提高亲子关系’‘如何提高孩子的内驱力’等课程,参与的家长较少。但如果讲‘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报名情况就会好很多。”李萌认为“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儿童发展的基础”,但“家长们总想走捷径,用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解决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

李萌也曾在北京一家知名大企业里

为中高层领导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但他们提出的问题让李萌诧异,“不断有参与者问我:我是爸爸,我应该听吗?我现在还在孕期,我需要听吗?”

李萌也注意到,参加线上、线下活动的家长群体中,始终以隔代亲属为主,“家长群体的家庭教育意识仍需进一步提升,这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行业前景”,李萌由此认为。

建立适合国情的家教从业者职业化建设机制

针对培训与资格认证的乱象横生,洪明认为,家庭教育指导者职业化建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家庭教育事业的关键环节,建立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家庭教育从业者职业化建设机制迫在眉睫。

目前,由于家庭教育指导师尚不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范畴,导致从业人群乱象重生。“一些社会机构变脸,一些网红、教育子女比较成功的家长,都走进了这个行当。”在洪明看来,家长的教育素质提升是一项专业性很强、复杂性很高的工作,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性毋庸置疑。厘定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标准,则需要对家庭教育指导的职业特性进行准确定位。

他指出,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教育智慧和能力的现代家长。从职业属性看,家庭教育指导师应属于“教学类”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到中小学教师系列,按照教师职业标准进行管理。

同时,家庭教育指导师可分为两支队伍,一是非专业队伍,提供的是非专业化的服务;二是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机构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是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洪明还指出,要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指导内容。“家庭教育指导最主要的任务是端正教育目的。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目的是让家庭教育回归正常的状态和规律中,让家长能掌握基本的家庭教育理念、方法、政策,回归素质教育的轨道,把家建好、端正家风,用正确的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记者从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了解到,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推出,法律中明确了妇联组织作为家庭教育工作的主体责任之一,同时加快了家庭教育新职业的衍生。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指定,中国家庭教育学会承接并完成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儿童发育训练师两项新职业的论证申报,其新职业的技能标准定位等,学会也正在组织合作和研究论证与研制,让家庭教育加快迈进科学化规范化职业化。

洪明认为,“从队伍培养角度来说,只有通过国家正规考核,才能从事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只有建立起一定的职业规范和标准,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家庭教育指导师才有能力应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各种胜任力不足的问题。”

“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婚育观”

系列讨论之八

吴真

在现代家庭的构建中,婚姻和生育已与传统社会大为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个体意识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无论是单身群体的扩大,还是丁克家庭、非婚伴侣家庭的大量出现都是个体意识在当今年轻一代婚育观中的具体体现。然而,对于这一变化,尤其是应该如何认识和应对个体意识的萌生及其对婚育观的影响,目前仍存在一些忽视和误解。

认识个体意识

其实,结婚率、生育率的下降与婚育观的转变在西方国家早有出现。尤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新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使大家庭逐渐小型化,这就带来了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年轻一代在经济上越发独立,脱离父辈家庭、构建自主生活的意愿增强;另一方面,女性大量就业,以往依附于男性的婚育制度从此衰弱。这两种变化逐渐加强了西方年轻人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从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起,个体意识进一步侵入家庭的组织模式,从而彻底改变了婚育的形式和观念。

今天,尽管学界仍然对个体意识的内在弊端持有保留意见,但也逐渐发现其中不乏创造性和人性化的一面。特别是在家庭组建的过程中,年轻人个性化的婚育方式不仅满足了他们自身的情感需求和生活目标,还使整个社会对家庭观念和人生发展阶段的定义变得更加多元。从此,是否结婚、何时结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是一种越发个人的安排。可见,个体意识并不意味着与婚姻家庭的对立,而更多地代表了个体在婚育的选择上能够进行个人的权衡和把握。

包容个体意识

当前,中国年轻一代在婚姻和生育的取舍上也显现出越来越多的个体意识。其中,最受关注的现象就是单身、不婚、不育群体的激增。有学者担忧,这一现象的扩大化不仅将造成“人口危机”,还可能影响家庭和正常秩序。于是,就像老一辈的西方学者一样,人们开始用“孤独”“自私”“飘摇不定”来描述这些群体。

但其实,有研究发现:一方面,与在婚夫妇相比,单身人士往往拥有更广泛的社交圈、更丰富的经历体验和更显著的幸福感和;另一方面,个体意识的增强虽然带来了婚育观念的改变,但并不一定会让不婚不育成为主流选择。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显示,尽管婚育年龄不断推迟,但在“90后”当中,绝大多数年轻人表示未来仍有婚育打算。只是,他们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对此进行规划。

实际上,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年轻群体的婚育观中,个体意识的萌生是正常现象。从客观因素来看,他们在求学和就业上各有各的经历和志趣,这必将使他们的婚育时间和婚育安排受到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阶段的影响;从主观因素来看,虽然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加注重自我的表达、空间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但总体来说,拥有一份情感的寄托依然是他们大多数的渴望,只是用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寄托这份情感将是一个自然构建、充满变化的过程。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自主支配和做出选择的时间,包容并支持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新型婚育观,这或许才是应对现代家庭变迁及其复杂现象的最佳方案。

引导个体意识

当然,个体意识时常也会表现出只顾个人和眼前利益的一面。所以,在认识和包容个体意识的同时,也需对其加以引导。

首先,这种引导要把对个体意识的理解从个人维度提升到关系和社会维度上来,让年轻一代认识到身边的每个人都与他们一样,有着各自不同的理念和追求,也有着被尊重和理解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和生育理应是两个独立个体建立情感联结和共同承担抚养责任的选择,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物化或控制。法国著名家庭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德·桑格利认为,现代的两性关系需要形成一种“共同自由”的状态,即各自保留和尊重彼此的社交空间和思想观点,同时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又充满默契的依恋关系。如此一来,既可以使伴侣双方享受属于“我”的自由,又有助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甘心奉献。

桑格利的这一建议不仅在家庭层面对个体意识的解读做了升华,还十分契合当今年轻人对现代婚姻的憧憬。因此,当个体意识充斥着利己和迷茫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一代在婚育面前退缩不前的时候,不妨用这样的解读和引导来帮助他们建立更加社会化的婚育观。

其次,意识层面的引导也需要物质和非物质条件的支持。如今,之所以不婚不育成为一种现象,并不是因为年轻一代的个体意识中缺乏责任感,而是因为资源的欠缺和社会的压力迫使部分人因无力承担这份责任感而不得不放弃婚姻和生育。无论是996对上班族的时间挤压,还是天价彩礼对农村青年的价值衡量,抑或是教育投入对广大家长的无边要求,都使婚育的门槛一再抬高,也令个人的选择不断减少。其实,这种对个体意识的变相抑制恰恰是让许多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望而却步的根源。

因此,一方面,应从资源的分配上着重关注年轻一代婚育所需的物质条件,尤其在住房、就业、育儿、医疗保健等领域为其提供便利、减轻其负担、扩大其自主性;另一方面,须从个人权益保护、讲求社会公平的立场上提升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特别要在劳动、教育、性别平等方面给予年轻一代更多的话语权,增加其参与社会监督的机会。只有在经济、法律、政策、服务多个层面、系统性地为他们提供保障,才能使他们敢于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引导他们的个体意识朝着独立自主又尊重他人的方向发展。

与以往不同,塑造现代的婚育观如今已离不开对个体意识的深入把握和恰当应对。唯有从理论和实践上理解年轻一代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的心理,才能同时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疏解当前存在的婚姻困境和生育焦虑。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认识与应对现代婚育观中的个体意识

区域传真

福建三明

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拂润文明之花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李青雯

近日,福建省三明市妇联开展“永远跟党走·我家学四史”主题阅读沙龙活动。该活动通过诵读、舞蹈、访谈、赠书、合唱、观看情景剧、微电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爱国爱党主旋律,进一步展示各级“最美家庭”风采,倡导广大家庭弘扬优良家教家风,身体力行学“四史”、颂党恩、传家风。

“最美”之花绽放家庭

三明市妇联依托全市1920多个城乡妇女之家,通过寻、树、创、晒、讲、演、展、播等形式,在全市常态化开展寻找、推荐、评选“好婆婆、好媳妇”等活动,推动最美家庭“月月有寻找、季季有展示、年年有活动”。

自2017年以来,全市新增全国、省、

市级“最美家庭”“五好家庭”“文明家庭”1223户。其中有94岁高龄、75年党龄、四代同堂颂党恩的司秀英家庭,有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的全国首届文明家庭邱菊珍家庭……他们用凡人善举讲述着平凡家庭的最美故事。

三明市妇联坚持抓好榜样示范和全媒体宣传,以“颂党恩 传家风”为主题,开展家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各级妇联把爱党、爱国、传承红色基因等最美家庭典型纳入“明姐姐故事会”宣讲,深入城乡社区、走到群众身边讲述家庭故事,让家风文化刮起一股清新、温暖的文明之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持续推出“好风传家跟党走”“文明家庭风采一月一展播”等特色专栏,宣传“最美家庭”“绿色家庭”等各类家庭典型报道,弘扬文明新风尚。

让家庭教育走进走实

三明市妇联牵头,联合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关工委等10个单位成立全省首个家庭教育联盟,搭建全市民间教育跨区域、多层次合作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举办家庭教育交流研讨活动等,为广大家庭提供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同时,争取省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研究会支持,建立“网上家长学院”;并成立家长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设立家长教育工作指导中心,建立家长学校教师专业培训,使家长学校教师队伍规模化、专业化。

三明市妇联持续开展“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活动,举办全市首届家庭文化节、“颂百年风华·传红色基因”家庭亲子阅读活动等,以书香家庭建设推动书香社会建设。同时,实施“三明智慧父母读书会”“好父母成长训练营”“家教微课群”等公益项目;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家家教主题宣传月、“给妈妈的一封信”主题征文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公

益活动。五年来,全市共举办“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2300余场次,受益家长38万名,建设儿童之家1116所。

以优良家风滋养社会

三明市妇联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党员干部“树清廉家风、创最美家庭”家风建设活动,家书抵万金——现代家书家信征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家庭优秀案例征集等活动;在全省首办“闽光之夜·让爱回家”新年原创音乐会,用春风化雨的方式温馨传递家风力量,各类平台直播关注人数超70万人次,线上线下覆盖100余万人次;举办“书香飘万家——悦读·家@家”阅读分享活动,收看直播人数近60万人次;举办“激荡家国情 奋进新时代”八闽好家风巡讲,分享谷文昌儿子谷豫东等5个清廉家风故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生根。